

一支笔小说精粹

走进生命的雨季，
以为自己是空谷的幽兰，
将独自承受风雨
.....

星空下的誓言

(二)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一支笔小说精粹

星空下的誓言

(二)

赵希方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支笔小说精粹(星空下的誓言)/赵希方编著. -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5.9

ISBN 7-5601-2890-4

I. 一… II. 赵… III. 近代 - 中国 - 小说

IV. I24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1342 号

责任编辑:陈凤雄 封面设计:张 娜

星空下的誓言(一)(二)

赵希方 编著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三河市杨庄镇鲍各庄长虹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5.275

字 数 253 千字

版次印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书 号 ISBN 7 - 5601 - 2890 - 4/I · 102

全两册定价 57.6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目

录

遥远的微笑	(1)
教委主任	(9)
艰难的选择	(58)
风中之鸟	(122)
城市包装	(167)
你以为你是谁	(213)
让梦穿越你的心	(274)
绿水长流	(305)
星空下的誓言	(352)
紫陌红尘	(358)
细腰	(402)



嗓子卡拉OK,既愤世嫉俗也同流合污,比如不时接受陆武桥的邀请,去参加一些公款吃喝的饭局。李 老师明知陆武桥这小子是利用他,把他当陪客,用他大学教师的地位往自己脸上贴金,但李 老师又想:我不去我怎么深入了解社会生活及流行语言?怎么会认识海参和鱿鱼鱼?鱼翅和 燕窝?李 老师从世俗的场面上应酬回来之后必定有个思索问题的阶段。这阶段他噙着牙签,双腿翘在书桌上,神态十分冷峻和傲然,他的思绪穿行在人类的进步,哲学与生活的关系,中国吃文化的美学品格和精神深度以及形而上内涵等重大的问题上。这种思索使李 老师拥有了博大而洁净的胸怀,他感到自己对这世上的芸芸众生有一种深刻的怜悯和痛心,尤其对陆 武桥。如果恰巧这个时候陆武桥精神抖擞地经过他家窗前,他就会鄙视地低沉地说:不就是 为了几个臭钱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除此之外,小子,你还有什么?这位李 老师正是陆武桥 要请上楼为自己的贵客凑角的那位李 老师。

3

陆武桥下楼下到拐弯处就闻到了由底下冲上来的浓烈的鱼腥味,他知道这又是李 老师尤 汉荣两口子在挤小鱼。菜市场时不时有缺钱花的乡下老汉卖一堆河沟里撮起来的小鱼,这种 鱼小得没办法动刀剪,只好一条条用手工挤出肚肠。一种人买几毛钱的小鱼是作猫食用的,李 老师家却是人吃。如在往日,陆武桥就会赶紧退回家,让他们挤完小鱼再出门陆武桥实在 不愿意领教李 老师在诸如挤小鱼之类的琐事上的宏论。但今天不行,今天他事情紧急,没有 退路。陆武桥

一边下楼一边打招呼：李老师，挤小鱼啊。尤汉荣抢着打招呼道：挤小鱼。刚才武丽哭叫什么你妈死了，这丫头又犯倔脾气了？陆武桥说：不是，我妈恐怕真出了点毛病，掌珠打来Call机。我正为这事要求嫂子和李老师帮点忙呢。尤汉荣一听赶紧抓过抹布擦手，说：是不是去医院？陆武桥说：嫂子你别急，没你的事，你挤小鱼挤小鱼，一边挤一边听我说。李老师说：武桥啊，一日一个挤小鱼，生怕别人听不到吧？李老师根本不给时间陆武桥回答，紧接着说：是的我的确在挤小鱼，准备用油炸酥了吃。你可能只看到了这种鱼很便宜，便把便宜与贫穷联系在一起了，你却没想到小鱼大鱼本质上都一样，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有人偏爱吃油炸小酥鱼，比如这位尤汉荣同志，即便你让她当了女王她还喜欢买小鱼挤小鱼的。陆武桥用头盔击了一下被烟熏得漆黑的楼梯扶手，说：我操！尤汉荣暗中踹了李老师一脚，李老师哈哈笑起来，李老师说：我说了什么？我没说什么嘛我只是由此引申一个道理，与武桥探讨探讨。武桥不会介意的，是不是？倒是。陆武桥说：我一点不介意。尤汉荣飞快递给陆武桥一个眼神，陆武桥接受了这女人替丈夫表达出的歉意，也用眼睛飞快地笑了一笑。尤汉荣虽年已四十五却风韵不减，可想而知年轻的时候肯定如花似玉。这么一个秀外慧中的女人怎么能够忍受李老师这种夹生不熟的知识分子的？俗话说得真不错：好汉无好妻，癞蛤蟆娶仙女。人生有什么道理可讲呵！陆武桥心中暗自感叹着，嘴上却一点不耽搁地讲了请李老师上楼凑角的事。李老师说：哎呀今天我忙了，一篇论文人家等着翻译成英、法两种文字、要到联合国宣读，我这儿还只写了一半呢。陆武桥又和尤汉荣交换了一个眼神。如果不是因为





尤汉荣这个女人心明眼亮通情达理,陆武桥凑角或者陪饭局哪会找李老 师,受他这种装腔作势的酸臭气?天涯何处无芳草?只不过有个通达的女人在李老师身后,陆武桥懂得比找一个背后赘着傻婆娘的通达的男人要强得多。况且李老师好歹身份不俗,上了场面倒也会玩会喝会讲几段男人的荤故事,进入了状态与大多数人没什么两样。再说了,捎上李老 师也出于一部分怜香惜玉的心理,李老 师得些实惠,尤汉荣的负担也就轻多了。李老 师嚷忙陆武桥没急着接话,递了一根香烟过去,送火点燃了,这边说:李老 师你别给我说 什么论文不论文,我们没文化,不过你忙我知道,楼上楼下住了几十年,还不知道你忙。今 天我是来请求帮助的。你曾讲过人家美国人与之间的关系富于人道主义精神,一般都问别人:你需要帮助吗?需要就别客气,说 Yes。不需要就直截了当说 No,我现在已经对你 说了 Yes 了。尤汉荣忍不住笑出了声,说:行,我替李老 师马上上楼帮助你。李老 师说:可是,但是,这个这个……陆武桥掏出一叠钞票放在灶台上:这是一千块钱,输了是我的,赢了是你的。输多了我高兴,输少了我也高兴。就这样吧,拜托!李老 师说:钱倒是小事,会不会有人来抓呀?陆武桥说:你一千个放心。在武汉市,只有他们抓别人没有别人抓他们的。再说了,杀杀家麻雀属正常娱乐范围李老 师望望尤汉荣,说:这么说恭敬不如从命了?好罢我就再牺牲一天时间。尤汉荣催陆武桥:快去医院吧。

陆武桥骑上摩托,没出里弄就看见妹妹陆武丽在马路对面的餐厅门口坐着,六神无主的样子傻瞧着大街。陆武桥把陆武丽带进餐厅的库房,摇了摇她的脑袋,说:妈不一定死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打起精神来,像个小老板的样子。陆

武丽说:我知道妈不一定死了。可是你一不在,我就没精神。陆武桥阴沉着脸,剐了陆武丽一眼,扔过一条油渍麻花的围裙让她穿上。围裙穿上之后陆武丽的酥胸不见了,活像个伙计。陆武桥说:这两天都不准脱掉围裙。去烤羊肉串。楼上的饭菜让邈邈送上去。如果他们叫你,你就去一下,就这样叉着两只沾满了孜然的巴掌,说:羊肉串生意真好,羊肉串还是田螺串?陆武丽定定地盯着陆武桥。陆武桥说听大哥的话好吗?陆武丽的眼泪一骨碌滚了出来,说:好

4

一支笔小说精粹

同济医院急诊室门口新修的花坛上一般不准坐人,但此刻坐了人。退休于著名的江岸车辆厂的老工人陆尼古大模大样地坐在花坛上。几个老人其中包括戴着红袖章管理花坛的老人,也都坐在陆尼古身边,全神贯注地听他谈天说地。医院外喧闹的解放大道和医院内痛苦深重的呻吟哭叫好像不与他们生存在同一空间。陆尼古精瘦,白发,黄脸,中气十足。在等候大儿子陆武桥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已经向老人们回顾了江岸车辆厂的历史和"二七"大罢工的概况。他从张之洞、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讲到京汉铁路的诞生,从江岸机厂讲到江岸铁路地区的形成以及共产党人包惠僧、项英、施洋在这里搞的地下活动,从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讲到林祥谦之死。中国工人阶级就是由此走上世界政治舞台的,当年共产国际还发表了支持和赞扬的宣言。陆尼古沉浸在国家主人翁的自豪和骄傲之情中。有老人问:"二七"那天的情景和《红灯记》里李奶奶说的一样吗?陆尼古说:《红灯记》?那





是戏。实际上更惨,死了 40 多人,伤了几百人,抓了 40 多人,还吓跑了千把人,吴佩孚,那个狗日的军阀,真下得了手哇!端着机枪,哒哒地扫射——陆尼古说到这里感觉不对劲,他侧头一看,陆武桥站在一边瞪着他。他顿时泄了气。他赶紧对老人们补充说他是在“二七”惨案发生后十年出生的,但是他的父亲和叔叔都亲自经历了大罢工和一万多工人的大游行。为了保持自尊,已经无心再讲的陆尼古最后强调了一句:我完全好像身临其境,我现在都还记得当年的口号——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老人们却不介意陆尼古是在什么时候出生的,他们说:这口号多好!陆武桥始终不表态。陆尼古梗起脖子吼道:别把眼睛瞪得像个牛卵子盯着我!陆武桥说:敢情我妈没事?陆武桥说: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忙?陆武桥说:走吧!干干地过嘴巴陋,现在什么世道了!汉口古田路有一大片工人阶层的住宅区,叫做简易宿舍。所有经过该区的电车公共汽车在这里都设有一站,站牌上就写着“简易宿舍”。武汉市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绘制的市区地图,就有简易宿舍这个地名。尽管简易宿舍比较简易,作为天花板的预制板裸露在外,等等,但简易宿舍的社会地位算是很高的了,这一点显而易见,毋庸置疑,地图不仅仅是给全中国人民看的,外宾一样也看。再说,像这一大片整齐划一的楼房确实能够体现出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决性。不管历史发展到九十年代的今天别人拿什么眼光来看待简易宿舍,也不管有多少住户千方百计地搬离简易宿舍,陆尼古吴桂芬夫妇对这里是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他们喜欢这里。他们喜欢住宅区里弥漫的机油味柴油味和汽油味,喜欢下班时候鱼群一般游进住宅区的老中青工人;

青工们经常是下班后冲了澡回来的,姑娘们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小伙子们神采奕奕,老工人仍穿着他们喜爱的蓝色帆布工装和大头鞋。所有的人从同样的房间里出门,奔向工厂的机器,然后忽喇喇一块儿下班回到同样的楼房里,这其中有一般子团结的力量叫人激动和信赖。陆尼古吴桂芬夫妇已经对他们的四个孩子,尤其是对长子陆武桥再三申明,他们将乐意死在这里。除了陆武丽之外,陆家一家五口人终于聚齐坐在简易宿舍三楼,一间被炊烟熏黑了的房子里了。吴桂芬半卧在床上,身后靠着大女儿陆掌珠。谁也没有撒谎,今天吴桂芬的确闭过气了几分钟。一到仲秋,吴桂芬的枯叶性哮喘就要发作。本来哮喘也不至于那么厉害,主要是吴桂芬的肺不行了。她十二岁进武汉裕华纺纱厂,做过择花,弹花,挡车等工种一直做到五十岁才退休,在漫长的三十八年里,棉花纤维完全浸润了她的双肺。近年来年岁逼人,吴桂芬的呼吸越来越困难。今天主要是听了陆掌珠哭诉她丈夫要抛弃她的事,吴桂芬气忿不过,咳喘得一口气接不上来,死过去了小半会儿。不过及时地送到医院挂了一瓶吊针,人也就恢复过来了。事实上当陆尼古和陆掌珠抬她下楼的时候她就苏醒了,在苏醒的那一刻她认为这个家无论如何要开个会了。吴桂芬知道现在要想召回大儿子,除非自己有生命之虞。所以她让大女儿赶快去打Call机。她命令大女儿说:要桥桥赶快来医院,就说我死了!陆掌珠觉得这么说不合适,她迟迟疑疑地说:妈。吴桂芬掐了她大女儿一把,说:你要不这么说我就真死给你们看!桥桥不回来,谁能管你的事?你吃多了糊米酒蒙了心了!糊米酒是武汉市历史悠久家喻户晓老少咸宜的一种甜食,由精细的糯米粉和醪糟做成的糊





汤,晶莹濡滑,上面撒着几粒糖桂花。因为价廉物美,它成为了大众食品。陆尼古今天是无辜的。他并没有一定要召回陆武桥的意思。他对吴桂芬说:人家是老板,人家生意忙,叫他做什么?掌珠的事我们商量就行了。现在离婚算什么大事?报纸上说现在北京人在街上见面了不再问吃了没有,而是问离了没有。放他妈臭屁!吴桂芬说:写这种事的肯定是流氓小报,党报写了没有?人民日报长江日报写了没有?桥桥不管掌珠,我们商量能行?你行?你搞得过刘板眼?反正我是不行的。我有自知之明,一个工人大老粗,又没钱又没权现在在哪儿吃得开叫得响?老头子,放清醒一点,不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了!陆尼古嘟着说;刘板眼还不是个工人。尽管当了个小科长,也没转干还不是工人,十几年都撅着屁股翻砂,工人味还跑得掉?在去医院途中的争论几乎使吴接芬再度昏厥。陆尼古怎么如此不开窍!居然还拿转干不转干来衡量一个人的深浅。刘板眼之所以被取绰号板眼,就是因为他有能耐有本事,心眼活眼头亮嘴巴甜啊!他的命好,根子落在了国家大型钢铁企业。一搞改革开放,他就承包了工厂附属企业又参加竞选受聘担任了供销业务科科长。他家里的罐装青岛啤酒喝不完,微波炉都有四只多得没办法用,小轿车换代了两次。刘板眼他这是什么意义上的工人啊!他那架式,如日中天,老工人管得住他?吴桂芬毫不动摇地吩咐:就说我死了!让桥桥来!无辜的陆尼古坦然地面对大儿子陆武桥,剥着带壳的花生喝小黄鹤楼酒。酒水喂得滋儿滋儿响,花生也剥得咔嚓咔嚓响,房间里的人一时间都无话,都呆呆听着这声音。近年来陆尼古和吴桂芬在对待儿女的问题上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陆尼古认为子孙自有儿

孙福,他们爱怎么着怎么着,自己拿点退休工资,喝点革命小酒,打点居委会组织的麻将,交点老工人朋友,如此安度晚年就行了。而吴桂芬认为全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认为幸福不会从天降。要想陆家人人过得好,必须父母护儿女,儿女敬父母,大家拧成一股绳。寂静中鸽子飞回来了,在阳台上咕咕地叫。陆建设拿一只掉了漆的搪瓷碗装了半碗玉米粒去喂鸽子,陆武桥说:我来。陆武桥推开阳台门,鸽群扑扑地飞了起来。陆武桥楞了下,他不相信家里的鸽子会生疏他。鸽子包括这用角铁钢筋焊成的鸽子笼都是当年他亲手抱来亲手做成的,结婚后他把它们都移交给了弟弟陆建设。当年的青工少年郎有一只钟爱的鸽子叫点点,点点带着鸽哨在武汉的上空飞呵飞呵,它寄托了少年郎的多少痴情和幻想。喂完鸽子,陆武桥将那只印有“江岸车辆厂第三食堂”的搪瓷碗咣啷扔在装玉米的塑料桶里。陆建设阴阳怪气地笑起来,用摹仿崔健的嗓音喝道:啊朋友怎能忘记过去的好时光——吴桂芬用力拍了拍床沿,说:嚎丧啊小工贼!陆建设的歌声顿时转变为无声的但节奏感极强的摇晃。吴桂芬望着陆武桥,目光灼灼,说:给一句话吧,你到底管不管掌珠的事还有建设的事?陆武桥笑笑,说:妈说让我管我敢说不吗?气氛缓和过来之后,陆武桥去上厕所。他把自己关在厕所里静静坐了一会儿。他惦记着自己那边的三个贵客和餐厅的情况,惦记着生得太漂亮的妹妹陆武丽,还惦记着几笔别的生意,还惦记着前妻身边的女儿陆苇。他想他如果熬到敢说不的那一天就好了。要说四十周岁的陆武桥还有什么不切实际的理想的话,这就是。





在富有革命斗争经验的老纺织女工吴桂芬的主持下,家庭会议开得和工厂的会议一样正规,郑重和有程序。程序是先易后难。先讨论陆建设的问题。陆建设一九七〇年出生,是陆尼古夫妇计划外的孩子。像他这种历史性的孩子,中国有一茬人。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搞得停工停产,没什么事做。一般工人,也不是革命的焦点所在。工资照发,不愁吃喝,社会地位又比较高,精神上极舒坦。正所谓:饥寒起盗心,饱暖思淫欲。陆尼古夫妇经常在家耳鬓厮磨,一不当心,便有了陆建设。也是冥冥之中,上天有灵。这个意外的孩子长得与其它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女的不比,比比陆武桥就不难看出蹊跷来。哥俩同一父母,陆武桥生得身材颀长,五官端正,气宇轩昂;陆建设却生得委琐矮小,脸色苍白,一双三角眼坏坏地乱转。陆建设初中没毕业就虚报年龄顶了吴桂芬的职。纺织厂的修理工,蛮好的职业,身边都是女同志,就像贾宝玉的生活环境一样,上班也如同休息。开初有两年还不错,厂里反映说除了爱占年轻女工的小便宜之外其它都挺好。但后来经常开假病休单,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处赌博抹牌,还被派出所抓赌拘留过两次,罚款500元。最近的问题更严重,有人看见陆建设在汉口宝丰路一带民工聚集的地方设地摊用猜牌的方式骗钱。陆武桥问弟弟:是不是?陆建设说:不是。陆尼古说:这小杂种!有人亲眼看见的,说得出时间地点,你还鸭子死了嘴巴硬!陆建设说:他妈个×!谁看见的?你们说是谁看见的?我倒希望三人对六面,让他好好看

看我。陆尼古说:什么?你还想报复别人?休想!你休想知道告诉我们的谁!陆建设说:那就是造谣!是诬陷!父子俩隔着饭桌向对方伸直脖子,两人都是怒目喷火的样子。吴桂芬说:算了算了,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吴桂芬从陆掌珠手里接过茶,喝了一口,又递回去,说:死老头子,你住嘴。一点方式方法都不懂。你又不是这小工贼的同学同事。建设,你实话告诉生你养你的妈,做过那事没有?陆建设立刻说:没有。陆建设用阴鸷的目光久久地盯着他的母亲。"小工贼"是他平生刻骨痛恨的一个名词,她可想过?陆武桥说:没有就好。我希望以前没有,更希望往后没有。陆建设又阴阳怪气地嘎嘎笑,说:桥老板说话像知识分子。一直没开腔的陆掌珠突然说话了,她说:建设,别做犯法的事,犯法了要坐牢的,人一坐牢一切都完了。方丹丹肯定就不会和你结婚了。陆建设说:陆掌珠,你不说话没人会把你当哑巴的,苕里苕气,一边去吧。陆掌珠气得结结巴巴,说:你看你这个人……你看你这个人……吴桂芬抄起床上的挠痒的竹制痒抓,劈头朝陆建设打去。陆武桥在半空中擎住了母亲的手,夺下了痒抓。吴桂芬一句话欲说说不出来,捂住胸口一阵狠咳。陆武桥在陆建设离开之前对他说了一段话。建设,陆武桥说:建设,你是我骨肉相联的亲弟弟,我总是巴望你好。我挖着脑袋撅着屁股拼命做生意,决不是为了我自己一个人。老头老娘退休老工人,没几个钱的工资;姐姐厂里效益不好,已经内退在家,每月生活费50元;武丽的厂倒闭,在家待业;这一家老小妇孺,只有我俩是大男人了。陆建设插了一句嘴说:陆老板请你别把我当个大男人。陆武桥像没听见弟弟的话一样继续说:你们厂效益不行这谁都知道,但这年头有句话也





谁都知道,叫做:遍地是黄金。就看你舍得不舍得吃苦玩命地干。平时大家都忙难得有闲坐在一起,说这种动感情的话也不大不好意思,一家人谁不明白谁?还用说什么?但今天我要硬着头皮说一通。建设,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以前的事,我们一笔抹去:没有!但从今以后,如果让我抓到了证据,我就对不起你了。陆武桥的话越说越狠,声音冰凉似铁,房内鸦雀无声,都盯着他的脸。陆武桥说:你做什么事都可以,就是不能做那下三滥的犯法的事。不管怎么样,老头老娘生你养你二十四年,你不能打他们的脸。他们虽然只是工人,但在中国的历史上,在社会上,在这简易宿舍一大片地方,在亲戚朋友中,他们是光荣的是体面的,走哪儿都是清清白白昂首挺胸的,从来都只有他们说别人没有别人指他们后背的。所以,对你要求只有一个:不要丢他们的脸,让他们体体面面过完这一生。吴桂芬挺直了背脊,叫了一声:好!这就是孝心!陆尼古却泪眼婆娑,背转身扯起袖子揩眼角。他激动地说:我们陆家四代工人阶级呵!陆建设用轻松而客气的语调说:我可以走了吗?他说:我很忙,我的一寸光阴一寸金。拜!陆建设说完就走,把门带得轰隆一响。

半晌,吴桂芬才说:我要是有枪,我就给这小工贼一粒花生米!我真后悔当年怎么要这个小孽障!四代堂堂正正的工人!陆尼古说:四代堂堂正正的工人!我爹的名字在"二七"大罢工的史册上永垂不朽,我们为党为人民开了一辈子的机器,我自豪啊!毛主席都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我们应该自豪啊!现在倒好—得了!陆武桥给陆尼古泼了一瓢冷水:给你点颜色就开染坊。陆尼古对吴桂芬说:你看你看,你看这小狗日的怎么对他老头讲话。吴桂芬把脸车到墙壁

那边。陆武桥说：老头老娘，我也要劝你们一句，对建设好一点。你们当工人的时候神气，他现在的处境却是非常糟糕，真的。这时门外仿佛有响动，陆武桥敏捷地过去贴着房门听了听。他又赶紧跑到阳台上，看见了弟弟陆建设穿过简易宿舍的背影。在陈旧的蒙满了岁月灰尘的千篇一律的枯燥的工人住宅区，他的处境糟糕，不受父母疼爱的工人弟弟在于踽踽独行，他将去哪儿呢？一种钝钝的疼痛细细密密地绞过陆武桥的心。

6

一支筆小說精粹

轮到谈陆掌珠问题的时候，陆掌珠从她母亲背后抽出了身，在房间光线明亮的地方，陆掌珠的模样让陆武桥大吃一惊。距离现在最近的对于陆掌珠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今年的春节。正月初二的那天陆掌珠带着儿子刘帅回家拜年，说刘帅他爸作为领导给厂里职工拜年去了不能一同前来。陆掌珠说话和颜悦色，接着脱掉羽绒大衣光穿着毛衣下厨房做菜。她的毛衣是大红的颜色，穿一条将军呢的全毛西裤，头发做成大花被在肩上，两腮椭圆，椭圆处闪着粉红的光泽。她和武丽在厨房边做活边说话，不时听到她嘹亮爽朗的一串串笑声。从春节到现在，时间无非只过去了七八个月。现在的陆掌珠枯瘦得像一块门板，前前后后都是平的，骨骼显得异常粗大僵硬。她肤色晦暗干涩，嘴唇瘪了下去，唇周的皱纹深刻而仇恨地放射出来。她的耳朵、颈脖、手指和手腕上全都戴着赤金的首饰，但首饰已经十分肮脏。她的羊毛衫上面缀着大朵的玻璃珠花，下面穿着一条黑色踩裤。这种踩裤





不知是谁发明的,裤腰那儿 就是一道橡皮筋,裤脚那儿有一条带子让人踩在脚下,质地是纯粹的化纤,动辄便有静电吸附许多的灰尘。即便质地好这种款式也让人生厌,将一条带子套在脚上是什么意思?不过,奇怪的是这种踩裤居然由武汉开始流行继而风靡全中国,在大街上森林般的人腿中,踩裤的比例之高让人难以置信,好像全中国的妇女们开过会似的。陆武丽在前两年率先穿踩裤,当效仿的人一多,她马上就扔掉了并且非常赞成陆武桥的观点。陆武丽仅是个连高中都没读完的赶时髦的女孩,而陆掌珠高中毕业时已经熟读了唐诗三百首。可陆掌珠竟然被卷入已经发展到俗不可耐的连引车卖浆者流都起哄的市井时髦当中去了。陆掌珠还纹了眉毛和眼线,没有了质感的两撇模式化的蓝眉毛使她活像动画片里头的妖精。陆武桥感到了深深的悲哀。失业像个魔法,很快就把一个大方开朗,感觉准确,精神饱满的织袜女工变成了一个丧魂失魄,求助于美容化妆及首饰和时髦来表示自己存在的俗妇。尽管是自己的一母同胞,陆武桥心里还是公正地承认现在这个模样的陆掌珠比较可怕。陆掌珠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不好意思地用手遮了遮眉毛。她的第一句话便是说:你刚才还说我有50元的生活费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们厂和我们早就两不靠了。陆武桥说:什么叫两不靠?陆掌珠说:你呀,现在工人都知道什么是两不靠。就是工人保留厂籍和工龄,但不上班,厂里也不给工人钱,互相不依靠,这就叫两不靠。陆武桥说:两不靠了工人吃什么?陆掌珠说:你问我我问谁?下海呗,做小生意呗,偷呀抢呗。陆尼古一听很不高兴,说:别把工人说得那么没觉悟。吴桂芬下地了,扶着膝盖在挪动。她果断地制止了一家人漫无边际